

## 巴西高等教育的悲剧

马塞洛·诺贝尔、费尔南德·里尔

马塞洛·诺贝尔 (Marcelo Knobel): 巴西坎皮纳斯大学 (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Campinas) 校长, 巴西格列布·瓦塔欣物理研究所 (Gleb Wataghin Physics Institute) 教授

电子邮件: knobel@ifi.unicamp.br

费尔南德·里尔 (Fernanda Leal): 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Santa Catarina) 人力发展与管理教务长行政助理、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前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 fernanda.leal@ufsc.br

在之前的文章中, 我们总结了自 2019 年 1 月雅伊尔·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总统上任以来巴西高等教育的重大政策变化。从本质上讲, 我们提到了该领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争议和阻力: 科学和公共高等教育机构受到的预算限制; 总统对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偏见; 以及教育部以新自由主义观点提出的“未来计划”, 这项计划旨在增加联邦公立高等教育的财政自主权, 同时加强对它们的控制机制。

在本文中, 我们将继续这一反思, 呈现我们所谓的“悲剧年表”, 回顾自 2019 年 9 月以来巴西高等教育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表明, 尽管公立高等教育部门已被证明对抗当前的新冠疫情至关重要, 但联邦政策仍在继续威胁大学自治。

### 更多的不确定性、争议和阻力

博尔索纳罗总统所提出的政策对于高等教育的显著影响之一是, 高等教育部门的发展会因这些政策而不稳定。他的许多措施都是在没有与大学和代表协会进行任何对话的情况下实施的, 导致了强烈的抵制, 倡议被取消或推迟。

自总统任期开始以来的第三任教育部长于 2020 年 7 月再次被替换。亚伯拉罕·温特劳布 (Abraham Weintraub) 前部长是第二届部长, 任期最长 (从 2019 年 4 月到 2020 年 6 月), 但其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由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对公立大学和学术界的敌意, 温特劳布不得不离职。他这种有争议的态度走得太远了, 总统已经不能再让他继续留任了。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时刻之一是温特劳布在 2020 年 6 月的一次小型亲政府示威中没有戴口罩——当时发生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之一。他向示威者致意并宣称: “我不想要花钱培养更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更多的哲学家。”

经济学家卡洛斯·阿尔贝托·德克特利 (Carlos Alberto Decotelli) 被提名接替温特劳布。然而, 由于他的学历有几处不一致, 包括信息不准确和剽窃指控, 他没有被任命。今年 7 月, 长老会牧师米尔顿·里贝罗 (Milton Ribeiro) 就任部长一职, 他的一些言论引发了新的担忧, 比如他暗示, 同性恋是一个教育和价值观问题。总的来说, 部长采取了非常低的姿态, 但是, 不幸的是, 高等教育和科学的情况根本没有改善。

## 更多的预算约束

制约公立大学和科学经费的预算削减仍在继续，预计在 2021 年将会有更大幅度削减。2020 年初，联邦机构高等教育人才素质提升协调局 (Coordin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Personnel) 宣布了一个向研究生发放研究奖学金的新模式，优先考虑技术领域。同样，联邦机构科学技术发展国家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排除在 2020 至 2023 年优先资助的研究项目之外。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加速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人才素质提升协调局和科学技术发展国家委员会是巴西研究奖学金的主要资助机构。高等教育人才素质提升协调局还负责评估和认证研究生课程，因此，将研究经费限制在少数“优先领域”可能会使许多领域的发展和学术自由受到威胁，并对批判性思维产生严重影响。

由于联邦高等教育机构预计将在 2021 年在可自由支配开支 (支付、投资和学生援助) 面临额外 18% (约 1.85 亿美元) 资助削减，因此连续不断的预算限制将进一步扩大。11 月批准的一个项目已决定将相当于 2.6 亿美元的资金从教育部重新分配给基础设施和区域发展部，这一情况将进一步恶化。联邦高等教育院校协会认为，这将损害教学、研究和推广/拓展活动，会对巴西社会产生直接影响。

## 行政自治面临更多威胁

在“未来计划”被绝大多数联邦高等教育机构否决后，政府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来干

涉大学的管理。去年 6 月，总统发表了临时措施：如果校长在疫情期间结束其四年任期，教育部将指定其继任者。这就偏离了校长由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选举产生的长期完善的传统。但是，由于联邦政府对新冠肺炎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关注，因此这一措施似乎是一种干涉其自主权的手段。事实上，认为在疫情期间不可能投票选举新校长的说法是荒谬的，因为大多数活动都是远程进行的，而且目前的技术确保了远程投票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幸运的是，参议院推翻了这一决定，因为它偏离了巴西宪法。

根据宪法，选举过程首先要进行内部机构投票。然后，大学理事会向总统发送了一份列出前三名提名者的名单。自该国恢复民主以来，总统只需在名单上提名第一个候选人，尊重大学社区的选择。自 2019 年以来，博尔索纳罗总统在 27 所大学选举后提名了校长，但在其中 10 所大学中，他忽视了院校的选择。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总统的指定候选人甚至不在名单上。尽管没有义务，但接受学术界的意见是对大学自治与合法性的尊重，大学在军事独裁时期缺乏民主。一所复杂的大学由一个没有得到社区大多数人选择的人来管理，只会加剧学术环境中的紧张局势。

另一个担忧是联邦政府打算永久扩大联邦高等学校的远程教育。10 月，总统成立了两个工作组来计划这方面的策略。新冠疫情促使高等教育机构找到提供远程学习的方法，作为一项应急措施。然而，高等教育院校和代表机构需要解决和广泛讨论质量和学生能否获取技术支持等问题。近年来，随着公立高等教育覆盖面的扩大，越来越多来自

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入学。不能忽视远程教育长期扩大发展所导致的数字技术不平等的风险。在尝试这种重大转变之前，高等教育机构需要评估和减轻其在准入和质量方面的潜在影响。

矛盾的是，尽管公共高等教育系统遭受了所有的悲剧，但目前的时刻可能是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接近其周围的社区来强化其社会价值的一个好时机。经过多年无情的打击，同时随着新冠疫情的发生，媒体给了教师们

更多的空间来发表意见，并强调研究对解决关键公共问题的重要性，如抗击病毒。公立高等院校负责了全国 95% 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声音对否认病毒的严重性和博尔索纳罗政府所宣传的“科学虚构说”是一个重要的反驳。试图压制学术界和控制大学的做法会使全国的民主、发展和社会福利面临风险，并损害了全世界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所带来的成就。